

止齋先生文集

二

奏狀劄子

繳奏率達原除都統制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開池州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率達原奉 聖旨除都統制令臣書行石臣將指胡湘已聞率達原之為人且見其行事矣其在江陵其在襄陽與今在池陽監司帥守皆忠告之屢有文字上煩朝廷雖然猶有可解者監司帥守與軍中事不相關未必非好惡之偏也近者淮西總領鄭澆親見其取下無恩將士多怨徒以為管軍之人頗繫觀聽不欲升言達原之罪而按其中軍統制崔公亮以警動之達原果不自安且無以掩諱其失至於自劾 陛下曲加覆護與降放罪指揮是豈以為無罪手而遽進為都統制臣不知其說也臣聞中興之初分置屯所江淮之間付之諸將懼其專恣難制也而別置總領給餉其軍特以王人為之用示威重淳熙三年六月七日特降聖旨指揮令專一覺察諸軍格克之事聖謨遠矣今率達原為帥無狀密院鑄戒尚不知故主為總司所發上章待罪始稍有嚴憚王人之意若 陛下朝以為罪而暮遷擢之則是教之不悛也以副統制陞都統制未為起越但適當有過之時未見改過之實遂此除授則有功者何以待之臣恐將帥解體且傷總領之威重也欲望聖意將率達原新命特賜追寢使之深自循省士無愁歎然後進遷庶免物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奏達原除都統制奏狀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石臣昨具論奏率達原方以自劾放罪不

當遽遷都帥臣之愚見以為朝廷勸懲宜有次第不應功罪混為一區今率達原以總領鄭澆挾其偏將培克士伍陳廉軍政於是稍知嚴憚務自刻責而 陛下為之覆護特從宥免此 陛下善將將之道而率達原感激思奮以功補過之時也若乃信宿之間遽有遷擢臣恐達原敵人昧於理義妄窺朝廷意出姑息却復專橫愈無恤心故敢瀆犯天威乞寢新命不惟為 陛下惜此舉措亦所以全達原也至於達原為帥無狀事迹非一前後臣察屢有文字臣不欲因此悉數暴達原之惡正以事關軍衆慮傷事體區區欲望聖慈特從所乞必須知改然後除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再錄奏聞伏候勅旨

內引劄子四年正月

人主無職事以愛惜人才為職事夫愛惜人才徒貴之以爵位不若養其聲望之為美徒榮之以恩寵不若全其操履之為大凡立乎人之本朝爵位隆而聲望汚恩寵盛而操履闕此公論所甚不與也公論不與將為庸人則是貴之者達所以賤之榮之者適所以辱之也恭惟祖宗承五代之後士風極衰而一旦作興之至過漢唐而無愧三代無他道也養其聲望全其操履而已在仁宗時范仲淹歐陽脩余靖尹洙之徒嘗以論大臣除授不當去國矣已而仲淹脩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苛留兩存之則雖仲淹脩不能暴白於世而況不如仲淹脩者乎在神宗時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轍之徒亦嘗以事新法去國矣已而光公著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苛留兩存之則雖光公著等不能暴白於世而況不如光公著者乎由是觀之愛惜人才必如是而後

可不然將淪胥而為庸人夫庸人者一世所棄何鄉而立有臣如此國家何賴焉則亦非上之人之利也以臣所見近代人主覆護臣子容忍不棄未有如陛下者然以為愛惜人才則未也既曰覆護之而不謂之愛惜之者何也養之於爵位恩寵之間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故也此者有以臺官察朝士者矣陛下皆出之出之誠是也俄而並召無用為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官駁從班者矣而陛下為罷給事中罷之可也而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降為王府官然則是均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而陛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雖然賢否混雜何以為國猶可解者則皆士大夫也至如臣某孺攝官詞掖嘗不度疎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雖蒙陛下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賤祿而其入至今出入禁闥與見任無異近復有旨令無他官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而不決號令自今可嚴此尤不可者臣故曰陛下可謂覆護群臣者矣而非愛惜人才之謂也臣不勝奉奉欲望陛下下務明人臣去就之誼誠以愛惜人才為職而明其去就之誼請自不其以臣之可備使令則當去內侍以臣為不足備使令則當去臣臣之誼明則群臣亦各務明誼群臣各務明誼而後聲望不污操履無闕群臣之聲望不污操履無闕是不為寧然後陛下可以委任而責成則非臣之私便也

再內引劄子

人莫難於養其心而人主之養其心為尤難共惟本朝列聖養心之道備矣臣不敢遽引亦不敢稽深言之姑誦臣少壯時身所見聞高宗壽皇兩朝時事每自退朝於起居食息之暇無非以禮樂刑政之具務自檢束一日之內每事有常以何時刻延見儒臣以何時刻省閱章奏以何時刻親方冊或游戲翰墨也然後以其餘景燕衍專組娛嬉苑囿至於暮夜又必宣召宿直官從容晤語問以觴詠如是者皆三二十年寒暑不渝忽一日不如是即內侍以近醫藥為請而中外惶惑矣夫以堯父舜子稽古學道度越漢唐之君而克勤小物課為日程拘拘不廢何也意者雖聖人不可以不持養之故也臣幸遭逢備員近侍每見陛下臨朝之際莊敬肅穆儼然若神雖執禮名家無以竊議于以仰窺聖心持養必有道矣而此來傳聞往往以為玉音所發或異尋常操務之間稍失次第廷臣震灼莫曉其故矣意窺度其說多端以臣愚見或者陛下言動偶有此差誤耳恭惟至聖至明動循法則而又春秋鼎盛剛健日新何緣言動有此差誤無乃起居食息之暇所以自持養者愆其常度而延見儒臣之時少歟省閱章奏不屑加意歟或親方冊游戲翰墨等事暫置弗講歟不然則燕衍專組娛嬉苑囿之樂惟意所適而無節歟又不然則是燥濕陰陽之寇或傷其和而忽忽不樂以得此也陛下幸因臣言試自省察萬一有此不可不反求之也孔子以終日無所用心為難而孟子論心亦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而舍亡則心之不可以無所繫也如此伏願陛下法高宗壽皇之所行存孔孟之所戒以其日力定為常度非徒以親政治民亦所以尊生介壽惟赦其狂僭留神財察社稷幸甚臣不勝忠愛之情

奏乞褒錄傳察宗澤妻寅亮子孫劄子

竊觀近者贈岳霖煥章閣待制與張某一子官仰見公朝廷念舊臣苟有勞烈即錄其子孫承襲重爵以此勸士天下知

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衆矣幸甚臣嘗論本朝聖聖相承每遇大事則有先見特立之臣奮不顧身為國建事臣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來三朝所親在 徽宗時則有傅察以死事為節義之功之首 高宗中興時則有宗澤以留行為翊戴之功之首 壽皇入繼大統時則有姜寅亮以建儲為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傳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亦頗通貴而兩家子孫未蒙旌異棄善錄瑕令人於邑至於寅亮初以上虞縣丞取建大議 高宗嘉納擢為御史其後時議不同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乏祀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之宜在褒崇之典一切勿問臣恐傷忠厚之風塞敢言之路上無以發明 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敏 壽皇喜繼之美欲望聖慈以所以褒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惠以勸忠力

繳奏冊寶官吏推恩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冊寶都大主管所中奉上 尊號冊寶了畢被差一行官吏推恩事二月六日三省同進呈奉 聖旨除已推賞人外餘並特與三分減一推賞內第一等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二等轉一官第三等減三年磨勘其軍兵願換犒賞者聽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恭觀上件聖旨指揮係是依紹熙元年體例三分減一推賞施行臣檢照紹熙元年正月一日修製奉 上壽聖皇太后尊號 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尊號冊寶行禮了畢并正月十九日修製中官冊寶行禮了畢推恩等第八數第一等五人轉兩官第二等十二人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三等四十三人轉一官資今來所降上件推恩指揮內人數比紹熙元年第一等承受官多一員第二等除貼去外照管事務官

尚多一員行遣書寫奏報文字官多一員第三等承受并諸司行遣人多一員已上共多四員臣竊詳紹熙元年推恩之人係是修製奉 上三官四冊四寶事務繁重職掌稠疊計日甚久為勞亦多所以當來恩數特異常典今來修製奉 上三官四冊四寶體例迥然不同伏緣近日都大主管官不候一等具申尚書省取旨推恩先次獲降 聖旨指揮轉行兩官一時後省皆失契勘只作特旨放行以致逐人妄援前例保明陳乞今來雖經朝廷裁酌將都大主管官止轉一官餘人三分減一推賞比之元年委是太濫以此始知都大主管所申首為身辭上欺聖聽因茲儆革大戢倖門而又增添員數至五六人恭惟國家對天下之休慶事未已竊恐濫恩續廣官爵盜輕臣愚欲望聖慈軫矜民力吝惜名器將上件指揮除軍兵聽換犒設一項外其餘更加裁損務令允當仍將所增添人只依舊數不許增多庶幾日後無疆之慶倖倖表少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檢准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聖旨指揮玉牒所進 壽皇聖帝玉牒會要

所進 壽皇聖帝會要了畢與減半推恩緣

上項進書篇帙少似已前特行減半推賞與

今來事體一同伏乞 睿照 五月二十日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開奉 聖旨忠訓郎御前祗應孫拱之為 有勞可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右臣取到吏部狀見得孫拱之自授承信郎以後十年之間

已轉五官數內淳熙十六年轉了三官又自紹熙二年九月磨勘轉忠訓郎至今年十二月纔及兩年有餘更轉一官臣不知其有何功勞被此恩數歲月未久僥倖太多壞武臣年勞之法長聚近私謂之風臣不得不為陛下惜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二月二十

繳奏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樞密院關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已降指揮 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號冊寶承受官依淳熙十二年紹熙元年體例差置緣各已經大典職事與其他不同特與免減一員餘依已得指揮施行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照得紹熙元年修製奉上四冊四寶差人管幹不得不多今來修製奉上一冊一寶若初間從公差置便合取旨省員却乃比如舊數增多六人其為欺罔不待力辨徒緣業已施行重於痛有錫戒此臣所以從寬論奏乞只依元年員額已荷宸聰悉垂采聽不審何故復有上件指揮以臣窺度必非聖意自欲反汗以長俸臣只是此曹耻於退聽求勝公論且夫行法自貴近始今承受官係是第一等推恩人若許存留即其餘小官豈無辭說則是身為貴近者亂法度也恐非古人患不均之誼臣欲望聖慈將上件指揮特賜收寢令照應已降指揮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二月二十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孫拱之轉官奏狀并錄黃一道奉 御批為係實該五年年勞賞可特與書行續准尚書省劄子并送到錄黃為臣所繳冊寶所承受官特與免減一員二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書行臣須

至再具奏聞者右臣詔對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冊寶免減員事得旨依奏者今月十三日指揮也承受官免減一員十四日續降 聖旨指揮也又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孫拱之不當轉官事得旨依奏者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書行當日審奏續降 御筆指揮也以此見得二事可其奏者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續准內降者陛下之不得已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攝承詞詔儻不能體陛下之初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能伸朝廷之公論而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裨贊邦政豈不為廢司存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奏詔必矣臣愚欲望 聖慈將十四日續降承受官免減一員 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書行孫拱之 御筆指揮並賜追寢只從元來三省將上已得依奏 聖旨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 御批粘連在前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二月二十

貼黃恭准 御批孫拱之為係實該五年年勞賞可特與書行令取到吏部狀御前祇應本部即無立定年勞推賞條格指揮顯是難以施行伏乞 睿照

繳奏饒州奏勘程廷倚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為饒州奏勘到程廷倚斷案令臣書行右臣照元案見得程廷倚高祖程節曾祖程邦皆官至實文閣待制內高祖正議大夫祖父甘命官今廷倚以僧惠深受其賃錢誣以占屋而訟之縣又辱罵其骨肉迫逐紀遣不勝忿耻倩人打僧其下手人王念四本州已從徒三年髡髮居役定斷即廷倚元謀減一等徒二年半贖銀五十

斤鼎止於此夫本州復引勅有舊人犯徒流罪情不可贖者
奏裁臣不識廷倚所犯何以謂情不可贖乎徇一僧之欲而
辱兩制之故家者是州司不平也從一州之請而廢千載之
舊法者是刑部不審也且夫情重奏裁必有大不得已者近
年守臣倚法作威往往多是以此藉口摺據細故汙蟻衣冠
今若復因饒州所奏有此行遣臣恐郡守之專恣者援此為
例操切士大夫之族矣臣愚欲望 聖慈將上件指摺持從
未減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九月明奏

入奏劄子四月

臣不勝蟻蟻之忠輒有愚言仰干 天聰如蒙省覽即臣雖
就誅戮不悔臣聞父子天性也孝慈之道不待教而能者也
自士庶人皆然而况於人主乎然考之載籍則有尊為人主
而隙開於父子之間至於禍敗反不若士庶人之家者何也
賤者群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宮其勢易疎故也夫惟其勢易
疎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入則父之情不欲自顯於其子
子之情不欲自明於其父由是愈難於言而父子之隙開矣
父子之隙開而禍敗至唐之西內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
德宮則梁師成之徒是也論至於此可為寒心恭惟 陛下
父子之間一同舜禹而比年以來稍虧定省之節臣誠卑賤
不能知宮禁間事若以前鑒觀之或者亦當有離間兩宮者
乎 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介動成疑阻 壽皇恐傷
陛下之意不欲自察察言之 陛下恐傷 壽皇之意又
不敢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各憚 天威又亦以傳言為
諱由是禮文寂疎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實駭聞聽此臣所以
不避萬死而輒言之也言之也者將以通之也有如天意信
謂如此即下臣此章明詔大臣使兩宮左右曉然知此務通

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矣臣無任拳拳激切祈禱
之至

乞祠中省狀 四月明

伏念某 一介疎庸重以衰病誤使使令身兼數職皆是文字
之官關繫事體而心力不逮疎曠實多稍涉歲時曾亡報效
嘗聞諸天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又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若某者所謂乏陳力之勞違戒得之訓者夫內負初心外
慚公議夙夜念此誠不自安區區欲望朝廷檢會前後陳乞
在外或祠祿差遣狀劄特賜敷奏早從所乞以安愚分以全
晚即伏候指揮 同奉聖旨 四月七日

乞對狀 四月十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蒙賜對輒論及兩宮事仰荷
聖慈濶畧愚直曲盡情問傷蓋懼惻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
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即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殆不過此臣雖靡捐不足以報然比至奏入却留不下十二
日又幸同班奏事復蒙

聖慈諭臣以向來文字說得未詳臣切自咎責不足以仰承
明詔以致尚稽順枉枉招謗讟臣若不務自殫竭以補聰明
則非 陛下之不聽用臣而臣實負 陛下也欲望更賜以
燕閒之頃令臣縷縷言之苟以螻蟻之微感動天聰於是二
聖重罹四方相賀則臣之志願畢矣除已詣閣門進榜子乞
奏事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奏狀劄子

直前劄子四月十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因賜對輒論及兩官情愆未通事仰荷聖慈濶畧愚直曲盡清問備盡懇悃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則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何以過此臣雖靡損無以報稱比至奏入竟留不下臣切自咎責非陛下之不聽臣言實臣負陛下耳以此不避煩瀆再奏陳臣聞天倫骨肉自然恩愛偶有嫌隙至相猜疑考之載籍間或如此然而秉彜之性不可解剝同氣相求終易感動是以方其懷疑若將終身而不合及至感悟則又俄頃而如初往往喜極至於流涕豈同他人各有異志難以盟誓相要竟亦關防不已者乎又况陛下父子聖明同德舜禹遠至今日尤非本心苟反求於一念之初則何待於多言之切且陛下獨不記壽皇之疎魏郊乎自古廢立出於愛憎壽皇此時果何心耶而陛下忍忘之也看曰離間之人則亦宜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姦臣因懷反側之心遂行闖孽之計為此向背皆以自危今之羣臣豈有是事蓋未嘗得罪於陛下則必不赴愬於壽皇人情曉然可以洞察假使近習妄自分朋間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時暫欺蔽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正典刑何足尚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為陛下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為父子如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昔者虞舜欲見其父於生前日號泣于是天訖於克諧萬世誦聖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作歸來望恩之臺天下聞而悲之而事已無及徒

成永恨二君之心大抵畧同遲速之間得失相及臣恐陛下今日之不為虞舜而他日之將為漢武也臣言及此亦既泣下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官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而就誅戮矣臣不勝迫切之情取進止

乞致仕狀四月十三日

右臣伏以車駕久不過重華宮起居實皆羣臣之罪而罪莫甚於臣身為近侍而陷君父於失德有臣如此將安用之今欲守本官致仕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對劄子

臣十八日進對劄子乞以此月扈從車駕過重華宮起居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就誅戮矣二十二日遂具奏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迫於威命當日乞直前奏事更竭狂愚以畢區區之義而後去欲望聖慈赦其萬死速賜指揮臣不勝祈天俟命之至

直前劄子四月十六日

臣竊觀兩年以來以不過官諫者衆矣誦說義理條陳利害非不詳盡非不激切而陛下曾不加聽問或聽之亦不過勉強一出近者且以面從為聽嘻笑不加忤美獨臣私念以為陛下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故自去冬凡四請對每於陛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往往陛下為臣傾倒一無隱情臣亦益得肆其狂愚無所諱避枚解而件析之誠冀聖懷曠然大悟起居飲食務自安和號令言語務自平允其在外朝不必事事過為留難其在內廷不必人人過為猜慮如此則淵衷寧謐天性自見何待臣下固

要力請乎而 陛下以臣言之故釋然無他凡三感悟於此矣去冬令臣宣諭兩府朔日取旨前月令臣更入文字付外施行最後十八日復諭臣以早來曾許丞相以十九日命駕退朝之後便降指揮臣數四懇奏而玉音亦數四響答此陛下三感悟之幾也然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不唯中變而又號召大眾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 陛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豈至此乎臣所以皇恐踴躍前此對後轉乞補外於今極矣且即誅戮納祿謝事猶是自營而非臣之敢要君也天度寬容降旨不允臣敢不更自彈竭以畢區區之義臣聞抱虛恐者臨實禍懷憂者得真疾何也此心最靈功伴造化一有所蔽皆成定力自非聖賢未易開悟甚者無故及於亂亡昔漢武帝征和問居建章宮見一男子收之弗獲而巫蠱始起又常書發瘡木人數十持杖欲擊帝帝驚悟因是體不平忽忽善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莫敢詰其寃者已而有戾園之禍隋煬帝大業初內殿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自後每夜眠中常驚悸云有賊至以嬰兒毒藥謂所幸姬曰賊至當飲之已而有江都之禍由今觀之征和巫蠱本無是事只緣武帝疑心不解姦臣寅緣卒禍其子大業盜賊亦無是事只緣煬帝疑心不解左右壅蔽卒禍其身臣故曰此心之蔽甚者無故及於亂亡二君是也 陛下不過宮室非誤有所疑乎臣不識陛下何所疑重華耶道路之言不以為貴善則以為猶吝權以臣計之二者皆誤也且 壽皇貴善為天下計為社稷宗廟計耳假使 陛下政事脩明人心愛戴則 壽皇之額得矣尚復何辭 陛下不是之察豈非誤乎若曰各權則進退百官必與聞其人罷行庶政必與聞其事而五六年來夫

下不見其有此也但見 陛下懷不自安動輒阻惑以其人為欺雖大臣死亡而不信以其事為怪雖細民疾災而不恤又豈非誤乎夫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信而成不瘥之疾臣切以為 壽皇不能禍陛下是 陛下自貽禍也臣言不足聽分當永棄念此違離不宜自他復為 陛下愀惻言之伏惟鑒隋漢之所已往而採其將來國家之福也兩官之所期待也非獨臣之願也臨紙涕泣庶幾萬一取進止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某輒有管見僭越申稟二十六日直前奏事嘗乞差近上臣寮調護兩官上云此却是好商量朕裏面人不中使不會說話不能委曲道朕意思待差文臣恐他輩不肯擔荷如此等事如何則好某奏 陛下高爵重祿養許多士大夫雖使犯難赴死亦當向前況是諸重華官傳旨聖意有何不測不肯擔負但乞宣諭大臣如此處置上極以為然且云待諭與宰執某因檢照得中與會要在 孝宗時以叅知政事錢端禮充德壽官使一時應合奏稟事件多藉端禮之力有此故事可以舉行今來若於親王執政宗室戚里中差近上臣寮一人充重華官使自後應合奏稟事件令得往來傳旨庶幾不至阻隔某以管見如此達以上達天聰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施行

小帖子靖康初顯謨閣待制譚世勛李熙靖主龍德官資政殿大學士王易簡提舉龍德宮併乞鈞照

再乞致仕申省狀

照對某昨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又於二十六日直前奏事面納劄子以申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連降指揮

再乞致仕狀

右某再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七日再准省劄備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某非不知隆天厚地之恩何敢更有煩瀆伏念某自今春四次請對頗竭愚忠誠冀幸上意開悟父子如初而天聽甚平反覆諮度蓋已確許矣而竟中輟某是以痛自咎責上孤任使而有此請不謂聖度寬容再降不允指揮感極涕零未知所報重念某危微若此儻若誠意學術尚有毫髮可以自効豈忍納祿謝事求使其身區區迫切姑附不能者止之義欲望朝廷再賜敷奏早降指揮施行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候指揮

奏事劄子

明

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以得人心也所以失天下者以失人心也非獨以父子之私也苟得人心雖其父不得以天下私諸人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昔者禹薦益於天將以天下遜也而謳歌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故曰苟得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諸人啓是也秦人自以為萬世有天下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欲以一至萬也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故曰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胡亥是也恭惟陛下今所憂疑豈非以不得愛於壽皇乎夫惟以不得愛於壽皇而鬱鬱終日以失天下為懼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舉世為之惶惑而不知怪臣恐陛下之憂不在聖父而在人心也何者假如萬一壽皇誠青善誠猶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固有辭於壽皇矣壽皇雖不責善雖不吝權而天下離心則雖壽皇亦無以為陛下計者是故疑壽皇者慮憂也失人心者

負禍也此理曉然不待智者而諭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常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讟矣或詐為詔書敢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且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猶曰為憂疑壽皇故也若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庭侍從待命於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記是於壽皇何預焉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又所謂舉世為之惶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伏下之士皆苦晏朝已報班矣有睡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人情利親而患疎今自閭長御藥卒不得一至左右間嘗一日逐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若嘉郎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起護臣又未知官閭后妃之心果如何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之人人自危歟陛下博覽載籍閱義理熟矣亦嘗見自古人主孤立如此人人自危如此而可晏然無事乎今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方且曰吾計當如此吾不可放下矣而專欲盛怒益不容解則古所謂肘腋之憂蕭牆之禍殆不可謂今真無也豈不甚可畏哉雖然破疑為笑在感類之頃則轉禍為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非若強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也徒以聖意憂疑壽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官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官則人心以明日解然則陛下何苦執帶而為此岌岌也在易睽之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前張之孤後脫之孤匪寇婚婚往遇雨則吉說者曰睽孤之極見豕負塗甚可穢也

載鬼盈車吁可怖也方張孤以攻矣而其極必變變必通俄而脫孤則無為寇之患有遇雨之吉者陰陽和也孔子之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人有此事則易有此象陛下今日非偶然也極則變變則通此其時矣獨奈何弗悟乎臣前後論奏以干冕旒大抵務為開釋冀自感悟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念當謝事納祿永辭闕庭是以復誦人心可畏之說以望裁擇惟陛下速圖之幸甚幸甚

奏事乞休致劄子

臣輒有迫切之懷仰干天聰臣凡再乞休致再准省劄奉

聖旨不允伏念臣心力衰憊難以復備使令欲望聖慈速賜

處分取進止得旨云甚好甚好當日解官繳劄告劄五件申

辭免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申省狀

准温州進奏官遞到省劄一道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傳良除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伏念某立朝無補今當

斥誅聖恩寬大許還田里退惟僥倖感極涕零不謂納祿未

久成命已下寵以秘府論撰之名專以親王勸誦之職自昔

寬朝無此恩意人非土木豈不知奮重念某學術衰落不堪

復備使令加以勿勿去國適當夏潦暑濕相搏遂成脾泄之

疾雖欲勉強支持不前所有上件恩除無緣可以祗受除已

將省劄送温州乞備所申繳納外欲望朝廷特依所乞令守

本官致仕追寢上件繳奏施行

辭免秘閣修撰贊讀與廟堂劄子

某輒有迫切之懷仰干鈞聽伏念某一个疎庸及此衰晚誤

玷朝列近無補報內負初心外慚公議惟有去官庶安愚分

况自陳乞休致以來疊奉隆旨未遂其私及再請直前奏事

庶盡拳拳之義必以學術空疎天聰高邈幸蒙從欲分當永棄今者休致未久除書已下寵以論議之章專以勸誦之選在君父可謂隆天厚地之恩在臣子益有深淵薄冰之懼歷誠斷免所以九頃首於洪造也恭惟少保大丞相先生諒人心之不同期時事之攸濟夫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奪時事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有如某宜置閑散又况玉音在耳不敢誣也干冒鈞嚴無任皇懼隕越之至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奏狀劄子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溫州遞鋪傳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傳係舊除起居郎無權中書舍人令疾速前來供職臣不勝螻蟻之誠仰千辰聽恭惟陛下因天人之心應帝王之運屬壽皇之喪紀以聖父之倦勤聖命慈闈嗣服大寶雖舜察人倫武王達孝孔子聖之時春秋變之正無以過此宗祀幸甚天下幸甚臣偶緣末學嘗備勸誦潛飛之際攀附何榮而首被明綸逖還舊著維新之命獨先衆人宜臣區區所敢當此況臣立朝屢年曾之消埃之補幸蒙上皇矜憐齒髮將近朝露放還田里俾全晚節而陛下顧以眷顧之舊尚欲使令此臣所以踧踖不遑須至控免伏望陛下察臣平昔素非矯飾念臣衰遲已是顛瀕特收誤恩以示初政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中書舍人狀

准溫州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傳係除中書舍人臣聞命震驚問知所措臣竊惟古者設詞令之官初意不過以人主勸懲罷行之政既與二三大臣共決之矣至其播告發明寫之簡翰則苟能言者皆可使奏伎於其間不必人主一一親也久之而言益行官益重蓋命令之有不當於人心者輒得封還始與聞政矣至於本朝遂與諫官御史給事中三數人者最用事如是其人少不稱職往往能為天下患不但言語工不工也恭惟

陛下龍飛急於審官方將博求天下俊良而如是官者尤所當謹擇也如臣學術荒落重以衰情獨奈何先天下士玷此

選也以爲潛藩之舊則示不廣以爲補官久則嘗不善於其職矣是皆不可矧茲惟新之命夷夏屬心不宜除授令人竊議臣所以不彈煩瀆仰千天威伏惟思詞臣之重守家法之嚴而先衆俊謹新政特竊誤恩昭示中外不勝幸甚

再辭免狀

右臣昨具奏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事今月初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恩深感極豈敢固辭伏緣臣昨來所奏文字意指姑爲陛下誦辭令之匪輕明舉措之當謹而未嘗及臣進退之義是以天聽未回俞言不下須至煩瀆再輸懇留臣聞潛邸舊臣號爲攀附其侍御使令之人耶則不過奉命承旨故其人志在恩寵但以畏謹避權不預聞外事爲義其切磋講習之人耶則嘗數陳治道啓迪心術夫故其人志不在恩寵而以不徒空言欲見之行事爲義二者甚不同也臣愚不肖不謂遭際備數勸誦凡向者反覆言之正有望於今日陛下誠尊所聞誠行所知以此裕天心以此裕民力則萬世之下臣與有榮耀焉即雖不在左右死且不朽況陛下以睿哲之資日進不已加以方今百官之富非特往時二三僚佐之比如臣陳言不足施行陛下誠斷自今博求俊良與圖新政將所聞益高明所知益光大矣即臣雖不在左右亦死且不朽苟惟不然皆恩寵爾況臣以休致之餘動關物議又與見在職者事情不類所以不敢冒昧於一來也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除已具申尚書省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中書舍人方具奏辭免次又准省劄八月六日奉聖旨兼侍講臣正聽候前件指

擇故吏不辭免兼職今臣已迫威命前來供職所有兼侍講職事難以冒處須至懇祈冀回端聽伏念臣向事朱邸備數勸講方當 陛下潛龍勿用之初不過講明為人臣為人子之道此則臣素所肄習者也夫惟素所肄習尚堪勉強故閱歲月幸無罪悔若夫路門經帷事體絕異蓋非政事之臣而欲致其主於唐虞三代盛帝顯王之業凡所敷陳必至德要道急先之務一語一言稍有悞合則天下國家陰受其賜非徒指摘章句累次篇帙而已也然則如臣豈足堪此且以孟子名世之才猶自謂未學諸侯之禮房杜亦王佐也而不能奉禮樂之對由此言之苟非所習雖聖賢不可以強知臣之愚實非通識重以衰晚無溫故知新之益今謂臣嘗為儲君講矣當能為天子講臣誠不敢自信也臣不敢自信而過使令之 陛下眷舊之恩則厚而臣不知懼是但貪寵也又况府僚限員固難博擇今 陛下有百官之富賢俊林立欲求多聞豈無他士何乃春簡獨私舊人所有上件兼職欲望聖慈特加謹重改授在庭鴻博之士庶有裨助伏候勅旨計五日奉 聖旨不允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陳博免兼直學士院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以平生辛苦之志非不欲以文字得名以垂老攀附之榮非不欲以論思圖報既居而掖又直北扉豈非臣之所甚願哉重念臣少多憂患早以衰疾蓋年未六十而齒牙脫落鬚髮皓然終日狹餐不勝杯飯未嘗就寢畏見燈火以此聰明銷退性善忘況自比年迭為二吏脚力疲於久立心事困於直前常恐一旦溘先朝露幸蒙 上皇放還田里臣自謂得長往之期更生之幸矣 陛下龍飛首加收

召一月之間除目三下臣伏自思念有君如此雖使萬人隱士影響 昧昧之人猶當興起奉令承教况臣嘗備官僚又辱使令最蒙眷遇者乎龜勉以來實出感激然自再入脩門故疾輒作謂告彌旬職事俱廢又適當郊需之後輒轉封贈數倍常時詞命填委幾以有數日不暇給下筆甚慚故臣區區方欲稍遲數月以承天意別求一官以便已私不謂 陛下驟寵異之使無內制臣恐自此顛隳無日矣何者精力不足則必有弛慢之患思慮不強則必有闕誤之患假使隆寬不以為罪而書問之不屬請謂之不報亦必有不理於口之患此臣之所甚懼於顛隳也苟至於此豈是 陛下全度之意臣愚欲望 聖慈察臣惴惴實非飾偽曲盡端願將上件兼職特行寢免伏候勅旨計五月五日奉 聖旨不允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

臣聞人主有大舉動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大慰民望者惟 陛下始自宅恤移御廣內此大舉動也正天下顛隳望治之時伏想聖心先定將有仁聲德意之事感悅士夫無被黎庶者矣臣不肖輒有管見一二仰祈聖明惟 陛下財幸一乞三宮各置使領以盡孝養之道一乞降詔問民疾苦仍申徵見行賑濟州縣官吏諭以賞罰一乞自宰臣以至侍從管軍次第宣引從容賜坐訪以軍國機務以示責成之意一乞撫問公邊諸將并帥臣仍量加錫賚一乞增置諫官一乞收拾恬退滯淹之士一乞捐出內帑錢以助版曹經費少寬催理已上特臣區區愚慮所及未足以廣宣主德如蒙采納見之施行則嗣此有樂告 陛下以治安之策者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第二

臣聞今之獻計者類曰陛下宜以孝宗為法太上皇為鑒臣切以為是說也唯孝養三官當如此耳而非通論也何者孝宗盛德大業不可勝紀固皆足法若夫上皇徒以積憂成疾浸下視事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而非其治皆無足法者也陛下嗣守丕圖凡所施設誠參酌兩朝之盛典擇其為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則可謂集大成矣臣淺陋不能盡識兩朝之意輒以管見條上一二恭惟孝宗銳意恢復耻於苟安雖以德壽在宥不敢北伐而追懷陵廟閔念中原之志枕戈嘗膽日不遑暇訓練儲峙常若臨敵此一可法也早朝晏罷寒暑不渝引見臣工省閑章奏日了一日勿間休暇至於暮夜必宣召入直官賜坐從容議論時事此二可法也留意人才求之如弗及一語契合立致通顯所言不爾始曾過之取舍以公明白洞達而無猜慮關防之意此三可法也儉於用度一金不以濫予內帑之積累數鉅萬唯是振荒右武無所愛惜蓋以天下之財為天下用而不用諸已此四可法也監司帥守見辭之際各訪其履民間利病有以便民為請隨即施行蠲除舊習曾無留難未嘗嫌怒官吏獨以貪虐獲罪於民者必罰無赦此五可法也臣以為孝宗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帝王之盛美也恭惟太上皇無事付之外庭來於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政不唯不聽其言又禁切之而金縢酒食之賜則不吝焉此一可法也八廟渥土之人置而不用未嘗以浮言危動群臣此二可法也行都守臣兩浙漕臣三總領所悉以士人為之不以交結不以誕謾此三可法也管軍臣僚及邊帥守不以為御前差遣皆從三省降詔除授此四可法也給舍封駁臺諫論事雖累上迫終不以言為罪此五可法也臣嘗謂

太上皇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亦帝王之盛美也陛下誠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意則天下可得而理矣臣所謂集大成者以此蓋泰偏而補其弊則能全兩朝之美矯枉而過其直則反有一偏之患臣恐議者不察妄分掇拾以惑聖聰敢昧死一言唯赦其狂愚而采擇之則天下幸甚

請對劄子一

人主心術必有所尚何謂所尚先定其志而後力行之者是也臣不暇遠引前古且以高宗德業為陛下誦之方高宗艱難百戰之初欲復大憐欲定中原欲還謁九廟則其志尚在恢復及大母已歸徽廟之梓宮已還南北之勢已成高宗之責少塞而天下亦倦於用兵矣則其志尚存和好方志在恢復則用趙鼎用張浚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閑章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恢復之謀也及志在和好則用秦檜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閑章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和好之事也高宗所以享國之久動無過舉者以有定尚不憚不急而已雖然此臣借以為喻之說而非勸陛下之說也今陛下春秋鼎盛銳意於學而又聖稟純素絕無嗜好臣切以為陛下之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以此為堯舜以此為三王無不可者臣獨未知陛下之心所尚者何事欲先定者何志耳不高一事則將並進人之言而無遠從不先定一志則將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且夫人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之所自出也倘陛下將聽並進之言而無遠從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臣恐有乘間而入陛下之心者矣陛下此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可以為堯舜可以為三王或萬有一先入者得陛下之心而

第二

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為從官若夫帥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十六

乞放身丁錢答子

一四九

奏狀劄子

繳奏羅良臣供給免折酒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奉大夫守給事中燕直學

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樓鑰奏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

為知閣門事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其請給等可依韓侂胄

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日後還轉轉准此奉旨臣書讀臣仰

惟 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

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閣謝淵為皇太后親弟請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奉大夫守給事中燕直學

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樓鑰奏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

為知閣門事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其請給等可依韓侂胄

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日後還轉轉准此奉旨臣書讀臣仰

惟 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

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閣謝淵為皇太后親弟請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奉大夫守給事中燕直學

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樓鑰奏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

為知閣門事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其請給等可依韓侂胄

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日後還轉轉准此奉旨臣書讀臣仰

惟 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

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閣謝淵為皇太后親弟請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奉大夫守給事中燕直學

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樓鑰奏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

為知閣門事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其請給等可依韓侂胄

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日後還轉轉准此奉旨臣書讀臣仰

至太平興國元年免稅執朝福資寄住者有之至咸平六

年免見四月丁自咸平二年始與除放明七月二十日

假安州知州逃丁自咸平四年始與檢閱明七月二十日

偽命日如福州每丁三百二十五自太平興國五年定納錢

一百七十五請募福州長溪有溫台等州投過一千七百餘戶

二千餘丁每丁亦三百二十五自景德二年定依溫台州見

納錢二百五十湖蘇州每丁納米自淳化五年定

納錢二百五十湖蘇州每丁納米自淳化五年定

百九十四自咸平三年許將續折納明三月初見偽制

各出一時頗亦不等前後勅命大底多者使寡難者使易不

宜有者使無而諸國苛歛漸趨於平至是迺一切蠲去與民

更始天聖間侍御史章頌言先帝除放偽命身丁東南之區

聖德所被十六年矣放過錢七百餘萬貫而軍國之須不聞

申匱之可謂至論然臣又按實錄明道元年三月兩浙轉運

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諸路身丁錢而婺秀州尚輪如故

迺蠲除之蔡襄亦嘗言偽命日諸州各有丁錢惟漳泉州興

化 作米七斗五升 真宗皇帝哀矜困窮蠲放兩浙

福建 身丁錢其時漳泉興化是亦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

奏因依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以此見祥符放丁薄及六

路其間猶有至今輸納者皆府縣占吝奉行不虔之故推而

廣之宜在今日恭惟 陛下仁聖在上軫憂民瘼欲有賦甚

矣間者斷自 淵衷量減折帛之估有司以闕經費為言其

議遂廢以臣愚見折帛固宜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且其為

錢視祖宗折帛之估纔十之一而其為丁視納 折帛之家

殆累數萬緡 陛下尋祥符之詔斷而行之幸甚

給等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有以見 陛下奉
祖后之意然真俸之支則有不可吳璦吳琚同為 太皇太
后之親姪同為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吳璦
之請真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琚之請 太上皇為之降旨
則黃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 陛下為之降旨則黃由以
攝給事中又至於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璦
在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琚在指揮之後也指揮既定
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援何時而已兩朝 聖明終允其
奏韓侂胄之真俸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吳璦事
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琚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 聖慈
收覆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
以真俸為請者一切以定制之既以杜僥倖之門於即用
之政不為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謹隨狀繳奏以聞伏
候勅旨

閏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可
特與書者餘人不得援例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昨來
已嘗書行謝淵錄黃去訖今竊見給事中樓鑰繳駁文字奏
是允當始知臣當求國華失於檢照不及論奏今臣若但奉
御筆指揮准前書行即臣實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
爭二則衝改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使自今有司無所憑守三
則耻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此臣所以須至煩瀆也欲望
聖慈特賜追寢上件御筆指揮仍將臣當求國華之罪併行
譴責抑臣區區更有愚見恭惟 陛下臨御未久每事只宜
遵守法度竊見近來多因臣下妄有陳乞直降內批或與差
違或添請給人從今求御筆又有餘人不得援例之文臣竊
以為此等指揮皆是人主在位日久快意尚恩漫開倖門自

亂成憲宜密初政有此不肅更乞 陛下念付托之重正當
加兢懼之時思調護之難未暇及閑慢之事除却朝廷公衆
啟擬即與施行應于官禁小可請求斷勿垂聽所費凡事務
令整齊毋使外人輒有指議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十一日

繳奏朱熹宮觀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三省同奉 聖旨朱熹依舊
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又准送到
并免朱熹謝辭錄黃一道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朱熹者三
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祿今也欣慕聖明幡然
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
遽聽退閑除目之頒端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不能回密旨
於未出之初一則交譏給舍不能還成命於已行之後紛紛
之言其來未已臣所以竊有所聞一一具奏未蒙報可方切
惶惑今此錄黃當臣書行臣若嚴憚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
累主德下喧士論皆臣之故臣必不敢區區欲望 聖慈追寢
上件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閏十
月十一日

貼黃臣伏思念若但罷其行未足以彰 陛下不吝之德

莫若留之方慰人望伏乞 睿照

繳奏紫霄宮免科敷等事狀

准中書門下省錄黃一道奉 聖旨紫霄宮五嶽殿係專一
崇奉 太上皇帝及御前本命香火去訖除依條送納二稅
外特與蠲免諸般科敷措借指占安泊等事令臣書行右臣
嘗論奏初政不宜以小可陳乞直降內旨已蒙開納今紫
霄宮復有御筆指揮特與蠲免科敷措借等事可謂煩瀆天

聽玩狎主威矣況今省民困於科折若更令游手坐食之徒反得幸免即本官通年合輸財賦官司難與除豁須至均數在人戶名下是恩足以及游手而不至於百姓尤臣所深惜也臣愚欲望 聖慈更不施行上件指揮仍自今後似此陳乞一切斷絕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陳規知贛州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陳規差知贛州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陳規早為從官素號鄙俗多歷方牧聲聞靡稱前後臣寮屢有論奏而規貪不知止謀欲復用睥睨累歲經營萬端今若果如所欲則是朝廷真無公論士大夫真不必事廉耻而巧官皆皆有僥倖之圖蓋無靖共之操矣然則臣豈與規爭區區一郡哉况規自駿驛帥廣西之命不聞務自洗渾省愆遷善但聞其身為政對諸事太守以為諸兄求權局而已共惟始初之政方尚旌別似此不知厭足之人豈宜獎用臣愚欲望 聖慈將陳規知贛州指揮時賜罷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實錄院同修撰第一狀

唯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差臣兼實錄院同修撰臣聞命震驚周知所措伏緣尚有管見不敢輒肯受上件兼職頂至煩瀆乞賜免蓋臣自為郎官即無檢討幾涉三年未嘗得効欽軫之勞以臣平生辛苦頗好編述比入史院無以自効何也史院無專官故也三年之間修撰同修撰官錄今丞相趙汝愚以來繼以九家倪思李燾沈揆及近來朱熹無慮數人檢討官亦自章穎黃文流有開黃由薛叔似及葉適

無慮數人皆不甚久別有遷除所謂實錄缺然故與臣未入院以前無所增益以此灼見若無專官則一朝大典卒無就篇之日臣嘗論奏雖蒙 上皇嘉納未見施行今臣謹繳進向來劄子欲望 聖慈特垂省覽令提領大臣勿拘近例別置專職一二人使其兼官以時入局同共商量分勞修纂庶幾年歲稍見次第若不課其効但添兼職是恩寵之而非事實也臣不敢奉明詔所有上件劄子未敢祇受伏候勅旨

第二狀

臣昨具狀奏乞罷職兼實錄院同修撰指揮准尚書省劄子今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伏緣臣當來辭免文字且申前請乞置專官不宜但添兼職以為恩寵而未嘗及臣不堪使令之故致蒙天意未遽從欲則臣豈敢冒昧不盡其情蓋見今史官皆極天下之選徒以各有攸司各率其職志慮所分精力不逮是以具員雖衆成書尚難如臣於今朝行最為衰退舊學皆忘前聞遺失已試問功方切自訟豈可復站此選乎以臣所見當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葉適其餘如吳人傑王明清之徒皆有志於此者也朱熹葉適近嘗入院未幾而熹帥江陵適總領餉事兼之士相顧嗟惜 陛下誠聽臣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作復用此二人者使之專領將天下皆以為得人豈非聖朝之義事明主之盛舉哉但熹既去國假如強起猶在數月之後而適尚未朝辭足可下留行之命臣愚欲望聖明發於英斷以所除臣同修撰一官改作右文殿修撰或秘閣名目以留葉適則不過年歲可與參篇恭惟 高宗中興盛德大業可傳萬世 陛下何愛此一官不以擇才臣備員法從而隱默不言亦有敬賢之罪